



灵

性

文

学

丛

书

放逐伊甸

施玮 著

CIP

中国电影出版社

灵

性

文

学

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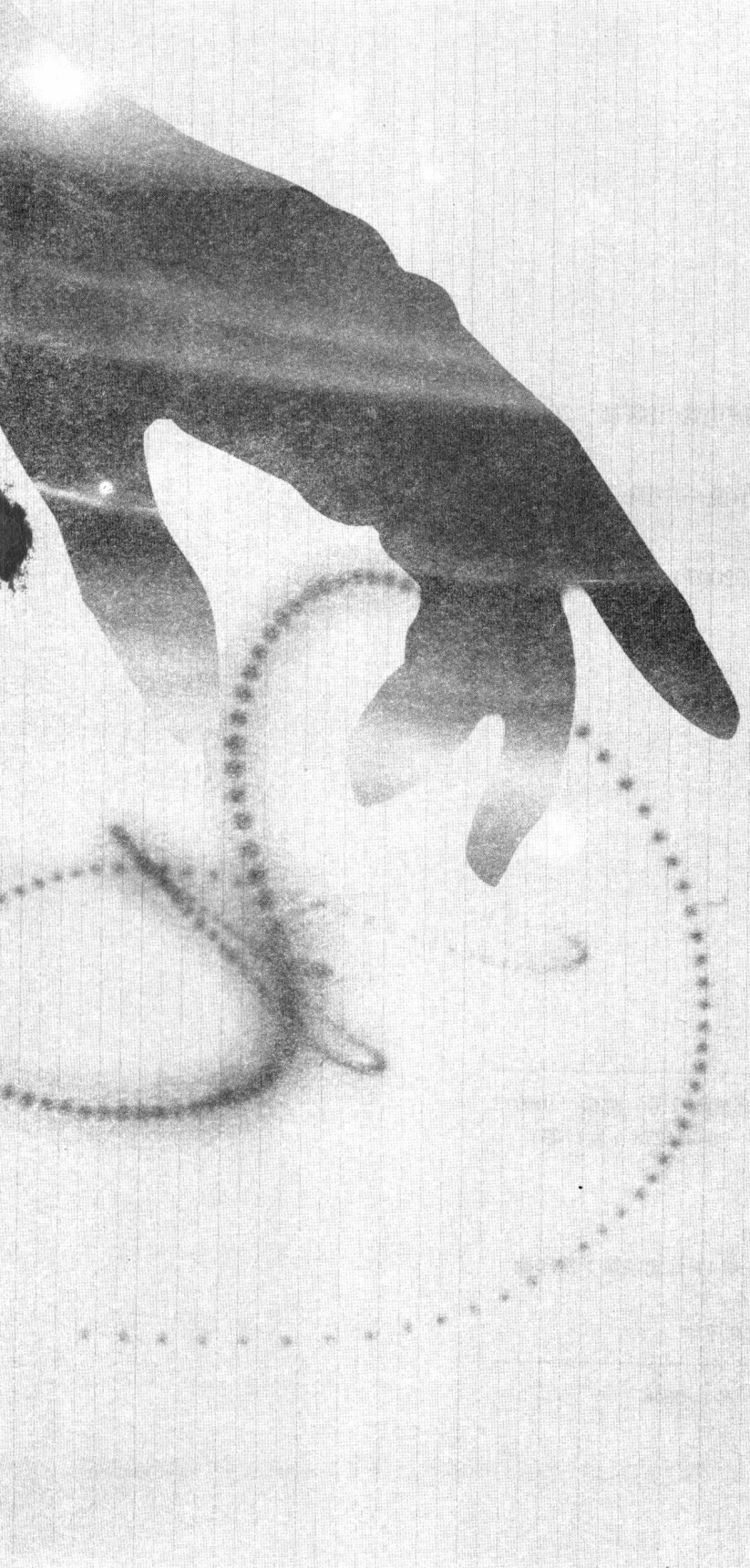
书

放逐伊甸

施玮 著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放逐伊甸/施玮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 - 7 - 106 - 02859 - 6

I. 放… II. 施…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0762 号

责任编辑: 崔 巍
装帧设计: 北京旺忘望设计有限公司
责任校对: 周维贞
责任印制: 卢晓波

放逐伊甸

施 玮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96657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汉唐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18 插页/4 字数/31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106 - 02859 - 6/1 · 0648
定 价 28.80 元

施玮：

诗人、作家。六十年代生于上海。祖籍江苏苏州。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学习。当过工厂技术员、团干党干，总裁助理，文化公司经理、诗歌编辑，书商等。1996年底移居美国攻读学位。现居洛杉矶，从事写作、出版及文化研究。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诗集《大地上雪浴的女人》、《生命的长吟》、《被呼召的灵魂》、《十五年》等；诗集《天地的馨香》；长篇小说《柔若无骨》、《柔情无限》、《放逐伊甸》、《红墙白玉兰》。从八十年代末起，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诗刊”、“青春”、“雨花”、“人民日报”等全国各地报刊上发表诗作二百余篇。1997年后主要在海内外发表作品，入选多部诗选集，多部中、长篇小说在海内外报刊连载刊登。共有诗歌、诗评、散文、小说、散文、小说、文化研究论文、杂文等三百余万字发表于海内外。美国西南作家协会会员、世界华文作家协会会员。曾主编过《胡适文集》等多部文化、经济、文学丛书及工具书。

施玮文库 <http://www.shiwei.org> 施玮心灵客厅：<http://blog.sina.com.cn/weishi>

丛书总序

(一)

刘勰《文心雕龙》首篇《原道》开卷：“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中国古代文献中极少“灵性”二字，却多有对“性灵”的描述，谓万物中唯有人有性灵，能思想，所以可以和天地并称为“三才”，人如天地之心，能感应天地之华彩，能借着天地万物领悟其中“全善之律”、“真实之美”。

这种特有的属性使人区别于动物、植物、山水……从人这特有的美妙属性中，老祖们似乎隐约地知道了“灵”，知道人乃是有灵的活人，而非石木。因着人的有灵，人眼所见的山川便有了灵，人心所体会的风动、水流便有了灵，人口所述的花草鱼虫便有了灵。于是我们不禁感叹：天地万物仿佛是宇宙的身体，而人因着有灵则成了“天地之心”。人若无灵，不仅自身失了“有灵活人”的风采，文章也失了灵气，就连天地本有的风采也必在人的眼中、文中失色。

(二)

何为灵？古文中称“灵”为“福”，称“灵”为“善”。

《大戴礼·曾子天园》谓，“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灵者品物之本也。”孔广森《补注》曰：“神为魂，灵为魄。”与土同质的人，正是因着一道化为“生气”的“神之灵”的进入，而成为万物之灵，成为写出“天若有情天亦老”的、有情感的“天地之心”。

然而可叹的是，“而性灵多蔽，罕能知天道也”（《后汉书》）；“岁月飘忽，性灵不居”（《列传》）。“灵”离开了人。世上的人或感知了这离开，而思思慕慕，“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产生屈原的《天问》；或无知无觉，生则不在乎“行尸走肉”，文则以肉体为“天地”，以情欲为“精神”，一如《魏书》中所说“性灵没于嗜欲，真伪混居，往来纷杂……”人真仿佛欠了肉体的债，只能让肉体的情欲为生命之主之王，体贴顺从肚腹与五官之欲，以至于人里面的灵性被淹没。

(三)

多年以来，我看着“文学”这位情人萎靡于精致的阴郁，徘徊于幽暗的曲折，淤陷于肉体的五官。她被物质的碎片割裂，因麻木而“卖淫”。但是，我的心一直在天地间吟唱那句最美最经典的诗句：“我有一个梦想！”

这是一个不肯死去的梦——梦想“灵”回到人里面，进入文字中，使文学成为一双鹰的翅膀，可以承载风雨，飞向高天；可以承载生命离开物质的、幽暗的平面思维，而飞入辽远明亮之境；可以承载日常琐碎的时光，趋向启示之光，领悟真理的美善。与其说我的梦是祈求文章，因重获灵而有灵性之光，不如说我的梦是祈望生命，因重获灵而“活”。

圣经上记着，“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这灵让许多人活过来，也让活过来的人写出了具有灵性的文字。

这“灵性”与中国古文化中的“性灵”，意义略有不同：不再是藉着人的特性来体悟“灵”的存在与美善，（“性中之灵”），而是灵在人里面，藉着人的言说（文字）、行动散发出来的气息与光芒（“灵之性”）。

灵性文学是有灵活人，其属灵生命的自然呼吸。“披绮季之丽服兮，扬屈原之灵芬”，灵性文学所散发的神异芳香，不再是人之道徳、圣贤之芳，也不再靠奇丽超绝的文字、异禀之哲思。这“灵芬”是“神之灵、神之律”住在人里面，藉着文字散发的美善气息，是古代诗人大卫昼夜思想、口中甘甜的天之“道”，藉着诗章透出的光。

(四)

《辞源》中，“灵台”为心，“灵鉴”为“天鉴、明察”。

“灵”是住在人心中的，只有心中住了“灵”，才能被其监察。因此，灵性文学的特质之一是有“灵鉴洞照”，自省与忏悔表现了灵性文学，不是在一己（人）的视角与层面，而具有天、人的对应、对照、对话层面，从“人本写作”转向“神本写作”。

灵性文学写作者，并非脱离尘俗人生的仙子“灵人”，也非楚辞中的女巫“灵子”，而是以活过来的“灵”，认识体悟天地万物和自我；以灵与灵交谈，以心与心对话；以心灵的诚实敬拜赐人灵性、赐人“天赋聪明才智”者的普通人。

灵性文学所追求的既不是晦涩幽暗的神秘，也不是佛家的“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中国古代“灵根”有二个指义，其一是指人的身，因此灵并非住在幽暗的神秘中，而是在人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中。灵性文学正是要给予阅读者一双灵性的眼睛，让人看见繁琐平淡生活中的美善之光，让人从自己扭曲、污损的生命中看见人里面“神”的形象，看见人原初当有的尊严与荣美。

它不是出“世”的文字，而是在“世”的文字，但它是不受“世”所缚的文字，是可以成为“世”之翅的文字。

结交一批灵性写作者，编辑一套灵性文学丛书，这是我和许多人多年的梦。每个人走向梦的路都是坎坷而孤独的，但被内住在人里面的“灵”引导的追梦者，有一双光的翅膀，深渊与深渊呼应。

一页页打开的生命，合成一张巨大的信笺，“天”在其上，给“地”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要让人以心来读。

施玮 2007年7月27日写于洛杉矶涛浪市

目录

	上篇
003	第一章 远处的乐园
015	第二章 放逐中的男女
023	第三章 纯洁的利百加
033	第四章 飘荡在地上
045	第五章 尘世中的爱情
055	第六章 罪伏在门前
063	第七章 劳苦的诅咒
074	第八章 一碗红豆汤
083	第九章 追求美味的人
090	第十章 被吞没的人
100	第十一章 彩虹在天
110	第十二章 名分与生存
122	第十三章 三口水井
132	第十四章 旋风中的城市
141	第十五章 被围困的房屋
151	第十六章 平原上的盐柱
	下篇
165	第十七章 向南飞逝的女人
177	第十八章 心意两茫茫

185	第十九章 幻境与现实
191	第二十章 沉沦中的引力
201	第二十一章 房子里的婚姻
213	第二十二章 腐烂的契机
222	第二十三章 凭吊生命
231	第二十四章 哭泣在旷野
238	第二十五章 路到了尽头
245	第二十六章 面对天梯的人
250	第二十七章 里面的自己
256	第二十八章 另一个世界
263	第二十九章 生命的选择
268	第三十章 此岸与彼岸
273	附录 漂泊的宿命与回归的坦途

上
篇

第一章 远处的乐园

1

北京的春天风沙弥漫，妇女们头上包着艳丽的纱巾匆匆地在街上行走着，戴航也在其中。不过，此刻，她突然地失去了。那与肉体牢牢粘合的灵魂随着风中飘散的头发，向上腾飞。戴航觉得自己成了凡高画笔下的人，在向上飞升的时候，她被那双灰蓝色、忧郁而疯狂的眼睛伴随着。

俯瞰灰黄模糊的城市，戴航努力地寻找那些应该像蝴蝶般飞舞的包头巾，可是她只看见一些灰白或颜色混浊的蛾子在出没着。那样缓慢而疲惫，好像不是在飞而是在蠕动。她望着沉默、困倦的城市，望着那些毫无意义爬动着的人，突然就悲哀起来。

多么无聊的生命啊！

戴航想起自己常常看的那本书。十年来她始终只看了头几页，这个美丽的、神话的世界成了她枯燥生活中的绿洲。但她却不敢，或说是不愿看下去，她隐隐感到那里面有些辉煌的故事、生动的人会使她倒下来，使她无法再继续浮游在平庸的生活中。

浮游。戴航的灵魂重新回到她肉体中时，她的肉体正浮游在污浊、混沌的空气里。

已是黄昏时分，风沙懒懒地停滞着，在空气里与没有光芒的晚霞丝丝缕缕地搅拌在一起。戴航用力向自己里面的“灵魂”嗅了嗅，遗憾地闻不到任何生气。那上帝吹进来的生气去了哪里？我这个人里面为什么充满了与外面一模一样的“气息”。

有多少生命如我一般无奈地停泊在浮游状态中？有几个人在注视这浮游呢？

她不由地往天上看了看，想像不出造物者是以怎样的心态观看着。愤怒吗？悲哀吗？亦或也如人般疲乏而麻木？她不希望他是木然的，如果他是木然的，那她里面就完全失去

了一种基本的、出于本能的盼望。但她似乎又不能忍受慈爱，她不能忍受一双父亲的眼睛。她并不知道，或准确地说不想知道，这种不能忍受是因着不敢奢望，还是因着对失望的惧怕。

一双父亲的眼睛……在她的灵魂中成了一个发炎的伤口。对爱的怀疑形成对爱的拒绝，对爱的拒绝导致对“恨”的坚持。戴航为着她自己对生命的极度厌倦，渴望上帝也同样陷于伤心、后悔和愤怒。然而，浩渺的天空平静、高远，它超出人类的意念，完美地存在着。以一种恒定的力量启示着终极意念。

戴航的目光如断翼的鸟雀般从天空坠下，在心里决然地想：不！我不能假设有个上帝。我不能接受有纯粹的东西在世上存在，而以自己的混浊去面对它。

戴航想到李亚，想到至少他是如自己一般浮游在浑浊里，并清醒地无奈着、软弱地放纵着，就有一种自嘲的安慰悄然溢开。但这又使他们之间的感情如渔港湾里的海水，既不蔚蓝也无波澜。水面上浮着的污杂之物，一动不动地向彼此呈现着。戴航就如自己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想要像“上帝”一样，也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想进入“爱”。或者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她不知道这层灰蒙蒙的、污垢凝滞的“现实生活”之膜破了以后会怎样，或者说她也不相信它会破。当把虚幻当真实以后，谁还敢去盼望另有真实的存在？当平庸已成为生命本身以后，谁敢毁弃这已有的“生命”去追求另一种纯真的辉煌？

怀着对浑浊灰黄的逃避，她向路边的水果摊走去。各种水果色彩鲜艳地摆放着，令她悄悄地松了一口气。在一种清洁的馨香中，她近乎以优美的心语默念着一些无意中记住的句子——

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河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腓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训，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

戴航在四道美丽灿烂的河流间向着水果走去，好像自己是那个被上帝安置在伊甸园中，负责修理、看守这园子的人。她幻想着那些水果不是摆放在地摊上，而是有生命地挂在树枝上。河流的波光在果子光润的表皮上反射出黄金玛瑙的色泽。它们汁水饱满，安静而生动地栖息在绿枝上，通过树的枝干与土地倾谈。戴航向它们走去时，心中升起了与它们合一的渴望，她似乎能嗅到它们里面核的气味，她渴望自己里面也有这充满生命力的

“核”。

这样地渴望着，对自己里面空洞的体味就不由地敏感起来。戴航感到有一股无形的洪流在把她冲离这树木茂盛的伊甸园。

纯洁的果子已变得遥远。

一张小贩的脸不失敦厚地浮在果子与夕阳的余光中，成了根飘过来的浮木。戴航挣扎着想把它推开，但它却越来越清晰地摄住了她……

“小姐，甬犹豫了。这价您还有说的吗？就跟捡的似的。……真正的美国货。空运来的。个顶个地坐飞机奔来让您吃呢！您不吃都对不起它，也对不起自个儿。这叫蛇果。这洋名起的！嘿！……”声浪把恍惚中的戴航一下子掀到河岸上。她匆忙买了几个就逃走了，光脚被沙石硌碰着，很是疼痛。

2

第十杯酒喝到一半时，赵溟终于有了点通体安泰的感觉。刚才一团乱麻似的自己已经被这冰镇扎啤梳理成一缕青丝。

十一年前他爱上王玲也就仅仅是为了她的一缕青丝。

这件事令他所有的朋友都不能理解。当时，他已是很有名气的青年诗人。对他的诗，进而对他的人如痴如醉的漂亮女孩有得是，而王玲却只是一个相貌平平的工科大学生。放在人堆里你瞧不着她，单挑出看看却也十分周正。最让赵溟动心的是她那一头极为顺畅的直发，并不漆黑也不够浓密，但一丝不乱。

自从看到这一丝不乱的头发，诗人赵溟就决定娶这个女人为妻。如果说婚姻是一场赌博，诗人赵溟就赌在了这捧“清汤挂面”上。王玲有一次对他说希望婚姻是男女二人的合一，赵溟未置可否地看着她，心中并未觉得有合一的必要。他找一个女人只是为了在飘流的生命里有一份稳定，或说是他渴望王玲的这缕青丝成为他的浮标。值得庆幸的是，十一年来这缕青丝从未乱过，它成了赵溟的精神支柱。令他完全有别于其他乱似麻团的诗人们。这常常被他们嘲笑着也被暗暗羡慕着。他们都在内心诧异人对恒定的需要，不过谁也不想承认这一点。但自认为已拥有“恒定”的赵溟，却在无聊的生活中为着这一点满意而得意着，他甚至想启用赵明这个笔名以炫耀他正常、安泰、透亮的生活。

但这缕青丝还是乱了。

自从上星期王玲的“清汤挂面”变成大波浪以后，一切似乎都不对劲了。赵溟面对心中的“恒定”突然消失而张惶失措起来。但谁能明白呢？

“嗨！我说你小子还真来劲了？过去哥们儿想劝你杯酒，可是不易啊！如今是想彻底变变了？”

胖胖的，有着一张国字脸的酒吧老板兴安走过来。那张国字脸最近又有点儿膨胀，透出一种功德圆满的敦厚。

赵溟茫然地抬起头，脸上努力做出玩世不恭的笑容来。“这世道不是都在变吗？还有什……么……没……变……”赵溟的脸被扎啤泡得像块浸了水的馒头，已经不能完好地执行主人的命令了，那玩世不恭的笑容终于累成了苦笑。

作为酒吧老板的兴安看得最多，也最厌烦的就是这种醉酒后的苦笑。他望着赵溟那张呆木的脸，心头不由地腾起一股火来。“少拿这副脸子对着我！我看你是活腻味，闲出毛病来了！你他妈的不就是老婆烫了个头吗？这又能证明什么？证明她偷人了？”

功德圆满的兴安嘴里仍操着兄弟间流行的行腔，只是这话儿被他说出来就有点板书的味道，少了些许生动。

赵溟的眼睛从他脸上转开，移到墙上一张装饰用的渔网上。这张破旧的、因为没有完全张开也就无法估量究竟有多大的渔网，被看似随意地钉挂在连着树皮的木质隔板上。有几处染了些暗红色，是不是就算是鱼血呢？赵溟眼前浮过来一条很大的鱼。已经死了。翻着两颗死白的眼珠。肚子剖开，却没有血。……接着，赵溟好像模模糊糊地看到了一群，大小不一，鱼虾混杂。大多是死的，也有似乎还在微微蠕动的，它们互相碰撞、拥挤着飘来浮去。自己好像也在里面，正缓缓地飘过来。他努力地看，想弄清楚自己的种类和模样。

“哎，真的？你拿准了？嫂子她……可不像是……”

兴安瞧着他的神情，心里忽然就有点拿不准，其实如今这世上还有什么能拿得准的？于是一句顺理成章的安慰话便卡住了半截。

赵溟的头纹丝未动，两颗喝成死鱼似的眼珠却移过来看着他。他知道他会说什么，这种泛泛之论对他心里面莫名其妙的、却又是巨大的恐慌并没有什么意义，但他还是希望他说下去。这个星期以来他天天来兴安的酒吧喝上十大杯冰镇扎啤，最后听上这么一句。然

后，似乎就可以彻底舒坦地回去了。第二天却又得来。

“哎！你若想着是，我说什么都没用。不过，就算你老婆真的干了点什么，你也用不着这德性呀？想离就得拿个正着，不想离最好是只当不知道，自己寻乐子去。大老爷们儿一个，上哪没女人？”

兴安大概是说烦了，或是以为赵溟听烦了那句话，并没有顺着说下去，而是挺爷们儿地换了个说辞。赵溟的眼珠还是木呆呆地看着他。

“这年头就这么回事。你可是过得太顺溜了，整个地没免疫力。您瞧瞧我，都成‘出国桥梁’了，也没就此放弃‘革命工作’呀？这叫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怎么样？要不，哥们儿找人带你去松弛松弛？”

兴安说着听门那边有响动，回头一看，脸上就立刻生动了。

“瞧！这不来了。唉，总算是来了俩轻松的。”

3

进来的是李亚、戴航，还有一对陌生的男女。那男的个子很高，与李亚一比身架子就有点宽大得过分了。微微有点驼背，整个人像一片厚实的芭蕉叶。他旁边的那个女孩显然很年轻，也许很漂亮，只是妆化得太浓，看不真切。

“哇！诗坛唯一的夫子如此狂喝滥饮，真是世界末日了?! 怎么……不会吧？有嫂夫人的一缕青丝在……”

李亚一边用手搓揉着赵溟剪得像农村青年似的头发，一边调侃着。但他立刻就接到了兴安递过来的一个极严肃的目光，便赶紧打住。他疑惑地来回瞧了瞧赵溟和兴安，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并没再追问。回身拉过那个高个子男人故作郑重、神秘地介绍道：

“美籍大导演王旗，新作刚在国际上获了大奖。必将名盖谋子、凯歌。”

“得了，哥们儿聚聚说这干吗？”芭蕉叶微风一摆，上前握了握兴安的手。

这美籍导演的北京腔倒还真溜，也是一副挺入流的哥们儿样。不过兴安还是从他脸上看到了一丝不那么明显的得意。

赵溟并没注意到身边这闹哄哄的真实，他整个人都恍恍忽忽地游在那群鱼中。他一会儿自己问自己是飘着的死鱼，还是仍真正在游着；一会儿又觉得这种区分并没有意义。当

他正沮丧地放弃对那张网的仇视时，他看见了一缕青丝。他看不清那是条生动游着的鱼儿还是一根水草，但他被自己心里面的希望激动着，向那里游过去。

兴安见赵溟并没注意到王旗伸过来的手，目光却直直地盯着王旗带来的女孩，也就对那女孩多看了几眼，觉得漂亮固然算得上漂亮，但气质一般，怎么也不至于让不动凡心的赵溟如此一见钟情呀？心说这小子在女人身上就是没眼力。

“瞧！瞧！我说这世道变了。是真变了！老夫子……哈，哈哈！……也动了凡心了！”李亚回头对那女孩介绍说：“今天你可是绝对值得自豪！你让文坛最后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处男’动了凡心。赵溟，过去是著名校园诗人，现在是大作家。他那个‘溟’字不好写，你就只当日月‘明’记吧，反正他也快改名字了。”

“怎么样?!”

李亚拿眼睛看着王旗。王旗大度地一笑，将那只悬空待握的手翻过来拍了拍赵溟的肩。

“这还有什么说的。小玲，来！陪你赵哥喝两杯。”

“她也叫小玲？”兴安问。

“王雁玲。电影学院四年级学生，未来的大明星。陪你赵哥坐坐，让他为你写个好本子，我来拍，保你一举成名。”

王雁玲有点害羞地看了王旗一眼，还是过去在赵溟身边坐下，赵溟却好像吃一惊似的退开了些。这引得众人又是一阵大笑，赵溟脸上也自动地笑着，心里却望着一群鱼儿生出自怜之情。

“好你个小子！够哥们儿！”李亚在王旗肩上重重地擂了一拳。“来！来！上酒！上酒！今天哥几个来他个一醉方休！”

“你们哪天不是一醉方休？”戴航轻轻嘟囔一句。

“没错。哥们儿的生活就是醉酒、醒酒，连续地保持战斗状态。”李亚一边答着一边张臂搂住戴航的肩道：“真该死！我怎么把重要人物给忘了？隆重推出著名女作家、女诗人戴航小姐。”

“什么小姐不小姐的，酸不酸？天天一块儿喝，还用介绍？”

戴航笑着斜他一眼，拉把椅子坐下，又忍不住地去看赵溟，好像对他的茫然有一份熟识。